



册府元龜
卷之四百三十一
至三十四



13
849
142



849
142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三

器度

讓功

不伐

勤戎事

器度

夫分閫之權注意斯在必局量之淵曠乃士衆之協
從夫器博則周通度遠則間暇通而能暇是謂能軍
以此貞師何用不克夫注鉤者憚嘗人之大情處險

如夷君子之高致是故甘寢秉羽武德茂昭投壺雅歌軍聲益振非寬肅明達之士其疇能與於此哉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每從征伐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嘗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

班超爲將兵長吏征西域時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始到于闐上書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超遂去妻章帝知超忠乃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使留與從事超卽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軍司馬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呂布爲左將軍部將郝萌反攻布下邳府廳事閣外閣堅不得入布因與高順出討之萌敗走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牀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而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嘗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

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孔融爲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
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
書談笑自若

魏賈逵爲建威將軍初與曹休不善太和二年伐吳
休先戰敗逵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遂退逵
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休猶挾前意欲以後
期罪逵逵終無言時人益以此多逵

蜀黃權降魏爲鎮南將軍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警之
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焉使奔馳交錯於
道官屬侍從莫不辟魄而權舉止顏色自若

馬忠爲庾降都督加安南將軍忠爲人寬濟有度量
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

吳周瑜爲偏將軍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程普頗以
年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較普後自敬服
而親重之謂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

瑜字公瑾

晉陶侃爲荊州刺史蘇峻之亂詔假中書令庾亮節
都督征討諸軍事亮戰敗携其三弟憚條翼南奔溫
嶠乃與嶠推侃爲盟王侃至尋陽旣有憾於亮議者

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兵旣至石頭亮遣督護王章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敗之來豈獨繇峻也王忱爲荊州刺史時桓玄在江陵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

宋劉道規晉末爲荊州刺史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彥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卽以林爲南蠻較尉分兵配之使乘勢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荊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絕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軍告之曰桓謙今在迤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

咸憚服莫有去者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咸欲謀爲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劉劬爲將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劬所自乘馬諸將竝忿廣之貪冒勸劬以法裁之劬權笑卽時解馬與廣之

宗慤爲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崇家盛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菹粟飴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史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

唐裴行儉高宗朝累爲將有功嘗令醫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矢已而惶懼潛竄又有勅賜馬及新鞍令史馳驟馬到鞍破令史亦逃行儉竝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邪皆錯誤耳初平都支遮旬大獲環寶蕃酋將士咸願觀之行儉因宴徧出歷視有碼碯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絕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躡衣跌足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隨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顏色黑齒嘗之爲左威衛大將軍嘗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嘗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

決官兵乎竟赦之

高仙芝爲四鎮北庭兵馬使天寶六年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自奏捷書仙芝軍還節度使夫蒙靈磬都不使人逆勞罵仙芝曰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書據此罪當斬但緣新立大功不欲處置中使邊令誠具奏其狀制授仙芝代靈磬爲節度使徵靈磬入朝靈磬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如故靈磬入朝益不自安將軍程千里爲副都護大將軍畢思琛爲靈磬押衛并行官王滔康懷顯陳奉忠等嘗構譖仙芝於靈磬仙芝旣領事謂千里曰公面似男子心似婦人

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東一千石種子庄彼汝將去汝憶之乎琛對曰此是中丞見乞仙芝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汝而與之我欲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事矣又呼王滔等至粹下將筭良久皆釋之繇是軍情不懼

郭子儀爲河中節度使麾下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願指進退如僕隸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董晉貞元中爲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疾甚其子廼爲亂以晉爲宣武軍節度支度營田汴宋

州觀察使晉旣受命惟將判官儼從等十數人都不
召集兵馬旣至鄭州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晉將殺
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鄧惟恭承萬榮病
疾之甚遂總軍領州事今相公到此尚不使人迎候
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遲迴以候事勢晉曰某奉
某爲汴州節度使卽合准勅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
皆憂其不測晉猶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鄧惟恭方
來迎候晉俾其不下馬旣入仍委惟恭以軍政衆服
晉明於事體機變而未測其深淺初萬榮旣逐劉士
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以其同鄉里及疾甚李

延將爲亂惟恭乃與監軍同謀縛乃送歸朝廷惟恭
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異其
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已近方遽出迎之
賈耽爲義成軍節度使時淄青李納雖去僞王號外
奉朝旨而心嘗蓄并吞之計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
歸路出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隣道奈何
野處其士卒乎因使盡納之淄青將士皆心服焉耽
好獵善射每出獵從騎不過百人往往獵于納之界
中納聞之大喜故懷其德而不敢有異心

後唐錢鏐帥吳越學書好吟咏賓佐羅隱好譏諷嘗

戲爲詩言鏐微賤時騎牛操槌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

張全義初仕梁爲西京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守太尉中書令魏王治於府廡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時崔沂自禮部尚書帶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沂至客將白以副使嘗有庭福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嘗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更勞煩

李從暉爲鳳翔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蜀平繼岌

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重厚不與符節促令赴闕從暉至華下聞內難歸領明宗詔誅重厚從暉以軍民不攪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爲隙上表論救事雖不允時議嘉之

晉史翰爲節度使慕容有闕微者狂率酣營一日使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覃懷與微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公待之甚厚微今請死近聞張彥澤鬻張式未聞史斬關微恐天下談者未能比類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寬厚如此

讓功

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知居將帥之任專斧鉞之權必在推功讓賢先人後己以協注意之重允符率下之宜後入見於范文晉國以霸坐樹美於馮異漢室攸興故可垂美於竹帛保全於茅土者也

郤克為晉大夫將中軍欒書將上軍士燮及齊師戰于鞍齊師敗績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

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范

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

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伐行故稱師以讓欒伯見公亦如

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

軍師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公叔痤為魏將與韓趙戰澮北擒樂祚魏王說郤迎

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大使士卒

不崩直而不倚橈棟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

能為也前脉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

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縣賞罰於前使民昭然

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

倦者臣也王特為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

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
 之田二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謂寡人勝強
 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捨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
 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漢衛青元朔五年將三萬騎出高闕得右賢裨王十
 餘人裨王小王也衆男女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
 是引兵而還至塞武帝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
 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
 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
固謂再臣幸得待罪行間願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
 三也

將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子在繼繼中
 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勸
 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帝曰我非忘諸
 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召御史封諸侯尉尉基士
 後漢馮緄爲車騎將軍討平荊州蠻賊振旅還京師
 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
 骸骨朝廷不許
 皇甫嵩爲左中郎將與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汝南
 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
 是進封西鄉侯

魏任城威王彰漢末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討烏丸九戰而勝北方悉平及軍還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執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彰鬚黃故以呼之

王基督豫州討諸葛誕平之朝廷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繇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顧衆爲義興太守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吳國內史蔡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峻

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倡謀非已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宋臨川王道規晉末爲荊州刺史與劉毅何無忌破桓玄桓謙桓振平江陵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白居其末

沈璞爲盱眙太守後魏攻之不拔乃退走時將軍臧質與璞共守質以璞城主令其露板璞性謙虛歸功於質令質露板後徵還爲淮南太守賞賜豐厚日夕讌見朝士有言璞功者帝曰臧質姻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當次之璞每以謙自牧惟恐賞之居前此

士讓之意也

黃回為冠軍南瑯琊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

陳章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有所剋捷必推功將帥

後周楊檟仕西魏為車騎將軍時弘農為東魏守檟從太祖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檟父猛先為邵郡白水令檟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檟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

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餘人內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並斬之眾議推檟行郡事檟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為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
隋高頴為左領軍大將軍伐陳為元帥長史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高祖嘗從容命頴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頴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唐李勣歷武侯監門大將軍并州都督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策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為用所

向多尅捷

馬燧為河陽三城使大曆十一年汴州李靈曜反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之燧累擊破之是時河陽兵寇諸軍魏博田承嗣遣田悅將兵救靈曜忠臣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奇兵擊破之田悅足馬遁去靈曜知悅敗以百騎夜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城乃引退舍於板橋

李元諒為鎮國軍節度與元初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兵次于漕西賊悉衆來攻元諒先士卒

奮擊大破敗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隳藜垣而入賊聯戰皆敗遂復京師元諒讓功於晟出屯於章敬佛寺

不伐

汝惟不矜大禹之謨訓願無伐善顏子之庶幾矧夫居爪牙之任奉斧鉞之權安危攸係社稷是賴不伐之德善莫大焉觀其戰勝而相讓功就而弗居或歸美於朝廷或推賞於世伍謙恭為裕滿假是懲故能福祿無疆功名有煇與夫斗筭為量覆敗相仍者不侔矣

晉郤克范燮藥書伐齊敗齊師于鞞師還郤伯見公
 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
 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
 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藥上軍佐伐行故稱師以讓
 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
 有焉晉師之歸也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
 也乎武子士會父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
 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
知其不益已禍
 孟子側字反魯孟氏族也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

冉求帥左師及戰齊師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地名師

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師入齊師冉求右師奔齊人從

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之側後入以為殿抽

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

後漢賈復為偏將軍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

光武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也

馮異為偏將軍後光武破王郎封應侯異為人謙退

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

中號為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嘗獨屏樹

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朱祐為建義大將軍為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眾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

魏李典字曼成為捕虜將軍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

晉唐彬為弋陽太守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武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為眾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懼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

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成都王穎為鎮北大將軍齊王冏舉義討趙王倫穎發兵應冏及誅倫迎天子反正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勲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詔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
周訪為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為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勲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

桓伊爲都督豫州將軍事西中郎將與謝玄謝琰破
苻堅進號右軍將軍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
替
宋王鎮惡行龍驤將軍西伐姚泓入賊境戰無不捷
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棄船登岸身先士卒卽
陷長安城於灞上奉迎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
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蕭惠基歷中書黃門卽奉使至蜀降益州兵賊邵虎
等時十餘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勲簿竟無所用
或問其意惠基曰我若論其勞則駟馳無已豈吾素

懷之本耶

南齊劉懷琰平原人宋文帝時本州辟主簿元嘉二
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琰將數千
人掩討平之文帝召問破賊事狀懷琰讓功不肯當
親人恠問焉懷琰曰昔國子尼耻陳河間之級吾豈
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
梁馬仙琕爲寧朔將軍每戰勇冠三軍與諸將論議
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爲時所知當進
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愿也何功可論
馮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累遷左右上將軍能檢御

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王自鑿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勲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後魏邢巒為度支尚書宣武時豫州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叛詔巒為中山王英討之既平豫州巒振旅還京師帝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尅清妖醜鴻勲碩美可謂無愧古人巒對曰此是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非真一月三捷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讓功而不處

後周蔡祐字承先為大將軍從太祖征伐嘗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勲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

元定仕後魏為河北大都督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唐韋待價為盧龍府果毅將軍時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到吐護真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

渾瑊德宗貞元中爲河中節度使兼中書令忠勤謹
慎每將士獻一物必躬親省視每受恩賜如在帝前
位窮將相無矜大之色方於漢之金日磾是以深爲
帝所信重

尚可孤爲商州節度使與李晟及駱元光三節度之
軍收京城可孤之軍爲先鋒京師平以功陞可孤簡
較右僕射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戶可孤性謹
愿沉毅既有勲勩衆會之中未嘗言功

勤戎事

夫爲將者勤勞王家所以厲臣節整飭器械所以修
戎政故不戒而備受命則行斯蓋磨礪以須夙夜匪
懈者之所爲也况專閫外之寄將略攸施必將身先
以率下士至而應變奪人之勢無失於預防後時之
譏不貽於深咎故勉勉以率職翼翼以從事俾夫寇
讐畏憚卒乘申警雖行之惟艱故鮮有敗事傳曰以
勞定國詩曰不懈于位蓋恭命之將嘗從事於斯矣
漢程不識爲未央衛尉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
出擊胡不識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雖煩擾虜
亦不得犯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性彊力每從光武征伐帝未安

漢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嘗
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
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
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段紀明爲破羗將軍征羗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
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魏鄧艾爲征西將軍艾修治備守積穀彊兵值歲凶
旱又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
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
之勞親執士卒之役

蜀諸葛亮爲丞相益州牧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
使至宣王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
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吳孫韶字公禮爲廣陵太守遷鎮北將軍在邊數十
年自大帝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帝還
建業乃得朝覲帝問青徐諸屯要害近遠人馬衆寡
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帝悅曰吾久不見
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

晉陶侃爲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侃在州無
事輒朝運百甕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

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歛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代兄亮鎮武昌翼以年少超居大位遐邇屬目慮其不稱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自河以

南皆懷歸附

宋宗越爲南濟陰太守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成未嘗參差梁張齊爲侍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晝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

韋叡爲輔國將軍每晝接客旅夜筭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嘗如不及

陳蔡徵爲安右將軍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
權和中領軍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喜焉謂曰
事寧有以相報

程文季爲安遠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明徹
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前後文季克
城壘率背水爲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役人
文季必先諸將夜卽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
勤幹

北齊莫多婁敬顯爲領軍將軍強直勤幹少以武力
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命敬顯前驅
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令敬
顯部分將士造次之間行伍整肅深爲光所重

封子繪爲衛將軍平陽太守時大軍討復東雍平紫
壁及喬山谷鋒蜀等子繪嘗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
運糧軍士無之
後周韓杲爲虞候都督每從太祖征行嘗領候騎晝
夜巡察略不眠寢
隋郭榮爲左光祿大夫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
晝夜不釋甲胄百餘日煬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
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

唐蘭謨爲武侯大將軍爲人嚴毅勤恪監領之處乃至忘於寢食士卒多厭弊之每侍從太宗嘗不離左右

嘗軌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

張儉拜榮州都督太宗將有事遼東儉率藩兵先行儉軍至遼西爲水汎長未渡帝以爲畏懦追赴行在所儉詣維陽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帝甚悅

王忠嗣爲河東節度採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

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名以罪之人皆自勸

李晟爲關內副元帥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

勞某能某事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

張建封爲徐泗濠等州節度旣創置軍伍建封觸類

躬親

王鏐爲太原節度使時方討鎮州鏐緝綏訓練軍府

稱理

後唐李存賢爲幽州節度使時契丹強盛城門之外

鞠爲胡貊援軍自瓦橋關萬衆防衛與胡騎一日數

戰存賢曉夕警備廢寢與食

鄭琮事武皇爲五院軍小較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觀不忘每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

郭崇韜爲樞密使莊宗與汴軍戰於楊劉執甚危迫崇韜率師至博州斬伐林樹徹廬舍渡河明東虜役徒設版築晝夜不息崇韜據胡床指揮於葭蘆間忽覺袴中令視之乃蛇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

漢史弘肇爲許州節度使時高祖委以禁戎留扈京邑屬杜重威據鄴爲亂車駕親狩命弘肇從行自九月駐師及重威歸命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晝巡宵

警與士卒均其甘苦無所間然時人推其威而有愛乃近代之良將也

劉詞爲沁州團練使在郡臨事之暇必披甲枕戈而卧人恠而問之詞曰我以勇登爵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國家遇邊事信其沮飽則筋力有怠何以申毛髮之報此其意也後從少帝禦北虜於河橋每出師則躡屩負戈以爲前導所向無不披靡六師壯之

冊府元龜 勤戎事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二

首鼠管同矯命而勝

夫兵用詭道智倚先見應變貴於神速轉禍在於俄

頃又豈俟白交人以救火同守株而待兔哉故曰將

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若乃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三十五

謀雖素講勢不中順敵非遙度事有從權敏則可以成功緩乃自奪其便絲是或先出而奮節或詐制以調衆固不暇圖上方略以俟報聞罔逃擅命之咎與臻必尅之理斯乃發於忠憤獲此戰勝議不與猶豫首鼠者同焉若夫料敵非審決勝或愆出於無名成乎輕舉斯亦足以虞首事之失慎不戢之禍哉

夫槩王吳王闔廬之弟也吳伐楚二師陳于柏舉二師

吳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楚令尹子常名其臣

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尅弗

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

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嘗之卒子

嘗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嘗奔鄭

漢陳湯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先是郅支單于殺漢

使谷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也郅

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危願

歸計疆漠遣子入侍故為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慢

如此建昭二年湯既領外國乃與西域都護騎都尉

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

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太死嘗為康居

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

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

山離烏弋不在

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謂曲域國為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

且其人剽

悍剽輕也悍勇也剽

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邳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

如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

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

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

與讀曰豫

不聽會其父病湯

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

會豎子欲沮衆邪

沮止也壞也育才女功

延壽遂從之部勒行

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較

西域陳法之名也或云一校則列為一部軍故

稱較耳湯時新置此等諸較名以為威聲也

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

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為六較其三較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其三較都護自將

發温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

闐音殺

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

重謂輕重也

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

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

軍食又捕得抱闖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為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間察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千里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為導具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阨願歸討彊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婁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為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

將軍受事者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

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大各切且盡恐

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

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

城上立五采幡織織讀曰織音式志切數百人被甲乘城乘謂登之

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

鱗陳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集用兵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鬪

末更互也音丁行切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

引却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

門戶鹵楯為前戟弩為後迎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
 下走上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
 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
 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已為漢內應又聞烏孫諸
 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
 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披甲在樓上諸闕氏夫
 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
 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
 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
 言且戰且行言且戰且行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王城乘城呼
 乘登也呼火故乘登也呼火故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為十餘處四面
 也次下亦同

環城亦與相應和

環繞也音患和音禍

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

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
 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
 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
 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
 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畀予也各以與所得人畀必寐切凡斬闕
 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
 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與之也
 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
 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混同也音昔有唐虞今有強
 天下之大義當混為一乎本切

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蕃惟郅支單于叛逆未
 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為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
 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
 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尅敵斬郅支
 首及名王已下宐縣頭橐街蠻夷邸間按黃圖橐街在長安城門
內橐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名今鴻臚客館也以示萬里明犯疆漢者雖
 遠必誅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
 及丞相匡衡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與猶許也既至論功
 石顯匡衡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
 加爵士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為

國招難漸不可開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
宜重難言也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請尊寵爵位以觀
 有功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爵關內侯
 食邑各三百戶以延壽為長水校尉湯為射聲校尉
 後唐臧宮為威武將軍光武建武十一年討公孫述
 宮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破荆門別至番鵠山通道
 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官將降卒五萬從涪
 水上平曲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宮衆多食轉少
 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
 宮欲引還恐為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

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宮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眾悉降盡獲其兵馬塚寶自是承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

宋均為謁者建武二十四年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

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

擢選精勇

聞命奔走者

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因詔令

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

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乘制降之何如

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

家專之可也

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則專之可也乃

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

營告以恩信因勒馬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

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眾遣歸本郡為置長吏

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

金帛

段紀明桓帝時為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紀明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

書詔紀明紀明於道偽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為信然乃入追紀明紀明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

魏李典漢末為裨將軍時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尅軍不內禦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田豫明帝太和末以矜夷將軍督青州諸軍假節討

遼東會吳賊遣使與公孫淵相結帝以賊眾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番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眾

晉李愬魏末為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較尉羌虜犯塞愬因其隙會不及落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尅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

毛寶為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寶領千人為嶠前

卷之四十三
矯命而勝

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
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
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眾曰兵法軍令
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
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勲上為廬江太守

唐李靖太宗貞觀四年頡利可汗請舉國內附以靖
為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
猶與帝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諭靖揣知其
意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
一萬賫二十日糧引兵自間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

降行人在彼未宐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
信所以破齊人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
至陰山過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
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十五里虜始覺
頡利畏威先奔部眾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
十餘萬殺其妻隨義城公主頡利乘千里馬投吐渾
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立後効

夫先迷後得實顯於義經善敗不忘蓋聞於軍志若
夫孟明二陵之戰大榭回溪之役覆軍擒將喪師失

丹符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十三

律可謂敗矣然而念德不怠乃立於後圖出奇無窮

終邀於有勝又兵者機事也故用之以危地窮而能
變屈而能伸審多筭之可憑雖小鯁而何害此又制
勝之嘉術整軍之善教也是故再戰皆北壯氣未衰
一立後功可刷前耻得失之際燦然可觀

秦孟明視殺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
言於穆公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穆公曰是
孤之罪復使為政三十五年春孟明視帥師伐晉以
報殺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穆公猶用
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三十六年夏穆公以

孟明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都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屍而還茅津在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遂

霸西戎用孟明也

漢韓信為左丞相封齊王高帝五年與諸侯兵共擊

項羽決勝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

將軍居右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帝後臣欽若等按漢書孔將軍

名聚封參侯絳侯即項羽之卒可十萬信先合不利

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後漢吳漢建武二年為大司馬率驃騎大將軍杜茂

彊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

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
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
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
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
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
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
漢選四部精兵黃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
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畏驅追擊爭門竝入
大破之茂建突走十二年征公孫述攻拔廣都遣輕
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

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
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
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
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
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議漢曰比
勃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旣輕敵深入又與尚
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
尚尚破公卽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
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
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

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絕夜噉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

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

馮異爲征西大將軍與鄧禹等共攻赤眉大爲赤眉所敗禹得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殺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晏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番超回溪終能奮翼

暉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馬武明帝永平初為中郎將時西羌寇隴右覆軍殺
 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
 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訴將烏桓黎陽營三輔
 募士光武置黎陽營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
 之到金城浩疊與羌戰浩疊縣名屬金城郡斬首六百級及戰
 於雜都谷為羌所敗湟水一名雜都水西自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死
 者千餘人羌乃率眾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耶大
 破之鄯元水經注自耶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耶亭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耶也在今鄯州化陰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

降散武振旅還京師

吳劉繇漢末為揚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
 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為僭逆
 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
 術所授用乃追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揚州刺史與
 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朝廷命加繇為牧振
 武將軍眾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遂
 收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入居
 郡中繇進討融所破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
 入山為民所殺

晉高密王略懷帝時爲使持節都督荊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京兆流人王適與粵人郗錐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錐等討適爲適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適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適適降

陳侯安都高祖時爲鎮北將軍與周文育討王琳戰敗竝爲琳所囚逃歸復其官爵尋出爲都督南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勤及王琳將曹慶嘗衆愛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

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廻取大艦值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生擒炅協孝勤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敗乃詣安都降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嘗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于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文帝卽位王琳下王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天嘉元年增邑千戶及王琳敗走入齊安都進軍淦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

後魏李佐道武帝時爲安南將軍攻赭陽爲賊所敗坐徙瀛州爲民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

軍齊新野太守劉忌馮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
爾朱天光爲驃騎大將軍旣尅万俟醜奴而都督長
孫邪利爲賊行臺万俟道雒襲殺爾朱榮責天光失
邪利不獲道雒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嘗侍
撫軍雍州刺史劄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
討之天光身討道雒戰敗率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
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師王慶雲慶雲以道雒驍果絕
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雒爲
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謂勅榮復有書以隴中險
遠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

入隴至慶雲所居永雒城慶雲道路踰出城拒戰天
光復射中道雒臂矢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起西
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雒欲突
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其衆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
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决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
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少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
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少退任取河飲
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
七尺至黃昏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
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

北其夜慶雲道維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捨馬
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捨而
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
伏天光岳悅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
於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欵順天光頓軍略陽詔
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百戶
崔延伯爲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討万俟醜奴軍
大敗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
復從涇川西進去賊彭坑谷欄七里結營延伯耻前
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

城皆逃并

北齊斛律金爲汾州大督都從伸武戰於沙窰不利
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軍
狄干等討復之

後周陽猛爲武衛將軍鎮善諸爲竇泰所襲猛脫身
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
尾保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別獲東魏弘農郡守淳
于業

于謹爲驃騎大將軍從太祖攻東魏芒山大軍不利
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

以爲虞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隋段文振高祖仁壽初爲大僕卿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薛世雄煬帝大業中爲沃沮道將軍征遼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里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却因而縱擊之遂破之而還

唐劉文靜高祖起義初爲大將軍府司馬將兵與隋將屈突通桑顯和戰於潼關義軍不利文靜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墜至於敗而文靜游軍數百騎自南守而來擊其背顯和大敗匹馬而歸

薛訥爲檢較左衛大將軍玄宗開元二年詔與將軍杜賓客崔宣道率衆討契丹六月師至濼河盡爲契丹所覆除削官爵其年八月吐蕃大將勃達延乞力徐等率衆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渭源縣掠羣牧而去詔納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與大僕少卿王駿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衆至渭源縣遇賊戰於武階驛與王駿犄角夾攻之大破賊衆追奔至洮水又戰于長城堡豐安軍使王

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破之殺獲數萬人擒其將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并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納等尅捷帝悅遂停親征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克涼州鎮軍大摠管復爲朔方軍大摠管

王思禮天寶末爲哥舒翰元帥馬軍都將及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帝至安化郡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並引於燾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其後効遂斬李承光而釋思禮後從郭子儀領廻

紇之衆收西京嘗爲先鋒以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封三百戶

郭子儀肅宗至德中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從元帥廣平王討安慶緒于關東慶緒遣僞將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廻紇登山衆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鬪過期大軍稍却賊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搖子儀麾廻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廻紇來卽時大散僵屍偏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雒

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郭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

晉安元信初仕後唐爲武皇太原騎將唐光啓末燕帥李威與吐渾酋長赫連鐸入寇大同武皇遣元信拒之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兵敗居庸闕懼武皇法峻南奔中山中山連帥王帥王處存喜而納之用爲突騎都較奏授檢較工部尚書乾寧末處存卒子郜嗣爲梁人所攻歸太原與元信偕行武皇待之如舊授元信鐵林軍使俄以梁將氏叔琮引兵五萬薄我城下郡縣多陷梁又遣葛從周出軍馬嶺武皇遣

元信以精騎擊而退之以功奏加檢較尚書左僕射

後效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梓

將帥部 九十四

夫戰之所尚其惟得衆師所以和繇乎布惠是以古
之良將受命忘家視卒如子饑寒先恤甘苦皆分饗
必盡於食租身不專其君賜豈有他哉蓋所以奉腹

心之寄宣爪牙之用極士之歡心致人之死力而已
故能奉辭將罰治兵鞠旅撫士御衆多多而益辦料
敵制勝堂堂之必擊然後式遏寇虐掃清疆場揚威
邊野令行百萬圖芳鼎彝功齊四七語有之曰天時
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非德施何以能之哉

趙趙奢為將士及宗室所賞賜盡以予軍吏士大夫
漢竇嬰為大將軍嬰言袁盎藥布諸名將賢士在家
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

廊堂下周屋也
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

令財取為用

財與裁同謂裁
量而用之也

金無入家者

李廣累遷輕車將軍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

賞賜輒分其戲下

戲讀
日麾

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

終不言生產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
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
分與昆弟外家

寇恂為執金吾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
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馬援字文淵拜隴西太守監揚武將軍馬成破先零
羌光武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頭援盡頒諸賓客
祭遵字弟孫為人廉約小心克已奉公光武以為刺

姦將軍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滕撫為九江都尉討平妖賊所得賞賜盡分與麾下

董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為羽林郎從中郎將張

奐為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

匹卓曰為者則已有者則士

為功者雖已共有者乃士

乃悉分與

吏兵無所留

魏曹真累遷大司馬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

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為用

夏侯惇為大將軍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

之於官不治產業

于禁為虎威將軍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

荀邈為涼州刺史建威將軍破叛羌有功賞賜皆散

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明帝聞而嘉之隨

時供給其家

胡質為東莞太守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眾無入家

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荊州刺史加振

威將軍

周豫為護烏丸鮮卑較尉後為護匈奴中郎將并州

刺史豫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

簿藏官不入家家嘗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吳孫皎字叔朗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輕財能施

程普爲盪寇將軍於諸將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

朱據爲左將軍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不足用

朱桓累遷前將軍輕財貴義愛養吏士瞻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其分

晉羅憲初仕蜀爲宣信較尉輕財好施不營產業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立身清儉被服率素祿俸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

褚遂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遂獲駿馬蓬陂塢王陳川將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遂知其意遂與之遂克已務施不畜資產

紀瞻爲領軍將軍兼散騎嘗侍及王敦之逆明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疋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
王敦爲廣武將軍初尙武帝女襄城公主後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雒

宋朱脩之爲寧蠻較尉雍州刺史脩之治身清約凡

所贈貶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賞驍雄陳宣帝
深嘆美之

唐尉遲敬德太宗貞觀中歷靈郵夏二州都督敬德
輕於貨財所得遺賜多散之於士卒及故舊親族
李勣累為行軍總管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將
士

裴行儉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詔賜都友等資產金
銀器皿三千餘事駝馬稱是并分給親故副使已下
數日便盡

李叔明為太子太傅閬州人本姓鮮于代宗大曆中
賜姓李氏叔明總戎年深家代為豪族元仲通反寶
末為京兆尹劔南節度使兄弟並涉學輕財好施
馬燧為河東節度討田悅悅兵大敗先戰燧誓於軍
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勝盡其私積以頒將士
德宗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伍萬貫行賞還其家
財

石雄為豐州刺史天德防禦使雄臨財甚廉每破賊
立功朝廷時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
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後唐王晏球為宋州節度使充招討使攻圍定州晏

球能與將士同其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
趙鳳為邢州節度使在鎮所請俸祿之餘分給將較
賓佐故雖危難之中軍民帖然
王思同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為同州節度
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
遺歲費數十萬

示弱

夫兵唯凶器戰實詭道誦而不正雖或見譏道而後
權蓋有明訓矧殺敵致果唯利是圖後實先聲以奇
制勝是知晉侯退舍得臣遂驗曹子廙師季良乃黜

信欵張之良術成敗之要樞也然仁者之師無敵於
天下聖人之守遠在於四夷好謀而成雖兵容之嘗
道不爭而勝乃嘗武之茂功較而論之固有間矣
趙將李牧嘗居代鴈門備匈奴約曰匈奴即入盜急
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
如舊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
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
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
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
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

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眾來寇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田忌為齊將韓魏相攻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

蹶猶挫也蹶絕劣切

五十里走者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伍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併行

逐之

并畢正切

孫子度其期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

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剄

田單齊將也燕軍大破齊國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入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掠擄吾族家妻

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单出軍擊大敗之

漢韓信為相國擊齊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且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恐擊破之

後漢吳漢為大司馬伐公孫述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舩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

死城下

耿弇為建威大將軍討張步弇攻步臨淄拔之入據

其城步與其二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師重異等兵

重姓異名也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

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

曰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

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環臺望之

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上宮中環臺也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

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魏陳登字元龍為伏波將軍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

城登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擊破之

晉李矩字世廻太尉荀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元帝加矩冠軍將軍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師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梁韋濬爲左將軍南都太守時司會州刺史馬仙琕

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招濬督衆軍援焉濬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濬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揚邵之耻聞濬至乃退高祖亦詔罷軍

王僧辯爲征東大將軍時侯景陷京師僧辯赴援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自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烏船千艘並載我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趨之衆軍乃棹

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
陳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
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
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日登陴看賊
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
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千三百人開東西
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還石頭不敢進逼臺城

陸子隆爲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及東
昌縣人修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
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

之行師大敗因乞降許之送京師

後魏費穆孝明時蠕蠕入寇涼州以穆爲輔國將軍
假征虜將軍兼尙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別將往
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與所部曰夷狄獸心惟
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討雖畏威逃
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與獲一戰
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
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
見謂爲信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敗之斬其帥
郁厥烏爾侯斤十代等獲生口雜畜甚衆

南齊周山圖爲龍驤將軍時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擒至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衆遣軍主龐嗣厚遣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來降

隋于仲文高祖時爲大將軍尉迥之亂遣仲文詣雒陽發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次蓼隄去梁郡七里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

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仲文追擊擒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及煬帝大業中爲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迥擊大破之

董純爲右衛將軍彭城留守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衮純將兵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

斬首萬餘仍築爲京觀
王世充爲江都郡丞領江都宮監齊郡賊帥孟讓自
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
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
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

唐薛萬均爲上柱國永安郡公與燕王羅藝守幽州
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
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
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之必矣從
之建德果引兵渡萬均邀擊大破之

執失思力有戰功封安國公及討遼東留思力統
突厥於夏州之北捍禦延隋其冬延隋率兵十餘萬
來寇河南思力示羸弱縱賊深入漸引南行至夏州
之境思力整陣擊敗之追奔六百餘里擒延隋耀威
積北而還

卷之四百三十三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將帥部 九十五

獻捷

大雅云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周禮曰大司樂王師大獻令奏愷樂若夫秦尊征之寄董伏順之師授鉞登壇為萬夫之長班師抵旅成十德之功漢魏以還簡策具載則有御承瀚籥外震戎

冊府元龜 將帥部 卷之四百三十三

容拓土開疆斬俘獻馘至于魁隣國之勅敵破異俗之餘妖或殲厥叛臣或收其故地勅以見帝王之神

武宣邦國之威靈傳曰馘至策勳此之謂矣

魯僖公既伐淮夷十三使武臣獻馘故泮水之詩曰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矯矯武貌首所格者之令耳

晉文公齊師宋人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魯僖公二十八年

楚師敗績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

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

漢韓信高祖為漢王時信以左丞相擊魏虜魏王豹

定河東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漢王與兵

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信破代擒夏說闕與夏說

先相闕與邑名又破趙軍擒趙王歇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

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

趙克國宣帝時為後將軍征諸羌奏言羌本可五萬

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

河湟饑餓者死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

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詭貴也自以

能得請罷屯兵奏可克國振旅而還為憂責言必

陳湯元帝時為西域副校尉湯與使西域都護騎都

尉甘延壽誅郅支單于上疏宜縣崇街事下有司丞

相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傷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暑有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迺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後漢寇恂字子翼爲河內太守光武建武元年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彊將兵二萬餘人攻溫恂勒軍擊破之追斬賈彊茂兵投河死者數千人生獲萬餘人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內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耿弇爲建威將軍建武五年詔弇討張步步奔平壽

平壽縣名屬北海郡在青州北海縣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鎡也弇示必死

傳步詰行在所

馬援爲伏波將軍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女

弟徵貳反璽書拜援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都督

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之十九年斬徵側徵貳傳首維

陽

魏諸葛延爲鎮東大將軍時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

萬至壽春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

鍾會爲鎮西將軍嘗道鄉公景元四年十一月與征

西將軍鄧艾同伐蜀蜀主劉禪詣艾降遣使勅姜維等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姜維賊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威護軍胡烈等徑從劔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叅軍爰彭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叅軍皇甫閭將軍王買等從淮南出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椽甲厲兵塞川填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方軌而西臣勅咸陽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網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絕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絕走伏無地臣又手書巾諭

開示生路羣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而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噐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與陛下盛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羣生義征不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無血刃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

吳朱然爲車騎將軍大帝赤烏九年征桓山魏將李
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途之
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帝深忿之然臨
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
捷欲令所懷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
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帝時抑表不出
然既獻捷羣臣上賀帝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
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心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
也遣使拜然爲佐大司馬右軍師

晉王濬爲龍驤將軍武帝太康元年三月濬以舟師

平吳至於建業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襪降於軍
門濬拔節解縛焚襪送于京都孫皓平振旅

桓豁爲右將軍廢帝太和二年繫南陽反人趙會於
宛城走之進獲慕容暉將趙槃送於京師

宋杜惠度爲交州刺史輔國將軍高祖永初元年率
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畧悉得還
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具等乃釋之遣長
史江悠奉獻捷

沈林子領建燕令封資中侯從高祖伐羗參西軍事
悉署三府中兵爲前鋒與冠軍檀道濟同攻潼關姚

泓聞大軍至遣為康平公姚紹舉關右之眾設重圍守之林子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眾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器械資實時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開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自誇誕
梁曹景宗為右衛將軍武帝天監五年魏軍攻徐州詔景宗攻破之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

蘭欽為佐衛將軍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

陳侯瑱為司空高祖永定二年二月壬午督眾軍自江入合肥焚齊舟艦三月丙申至自合肥眾軍獻捷後魏安頡為冠軍將軍太武神麴四年宋將檀道濟王德東走諸將追之至歷城而還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

波權喜為征西將軍孝武太和元年十月宋葭蘆戍王楊文度遣弟竄襲陷之十二月權喜攻陷葭蘆斬文度傳首京師

傅永為豫州王肅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太和中南齊將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茂先適還州肅令永討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孝文嘉之

党法宗為揚州小岷戍主宣武景明三年法宗襲南齊大岷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邪菩薩送之京師爾朱榮為河北都督畿內諸軍事孝莊建義元年十月榮破葛榮檻送於京師帝臨閭闔門榮稽顙謝罪斬於都市

費穆為大都督建義元年十月大破梁軍擒其將曹義宗檻送京師

北齊王天穆為大將軍以永安元年四月大破邢果於齊州之濟南果降送京師斬於東市

北齊彭樂為都督從神武西征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宋江夏王升鉅鹿王國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僚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手跪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

唐李勣為右武侯大將軍高祖武德四年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從太宗平竇建德降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為上將李勣為下將勣與太

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太廟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重據交州及授勦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獲圓朗斬首以獻高宗總章元年命勦為遼東道行軍總管虜高麗莫離支高麗藏及男建男產裂其諸城並為川縣振旅而還令勦便道以高藏及男建獻於昭陵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勦及部將以下大陳設於庭

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高昌國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旋師執高昌王麴智盛獻捷于觀德

殿

阿史那社爾為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征龜茲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執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於社廟

高侃為左翊衛郎將高祖永徽元年九月突厥車鼻可汗獻太廟

蘇定方為行軍大總管征賀魯高祖顯慶三年十一月定方俘賀魯到京師帝謂侍臣曰賀魯昔今欲先獻俘於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而凱還則飲至策勳於廟若諸侯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於天

子近代征伐克捷亦用斯禮未聞獻俘于陵所也依以圓寢嚴敬義同清廟陛下思孝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於昭陵十七日告於大社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僚夷狄君長定方戎服操賀魯獻于樂懸之北帝責之不能對攝刑部尚書長孫冲跪於階下奏曰伊麗道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受之以出討免其死五年定方爲左驍騎大將軍討思結闕侯斤都曼獻俘于東都帝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庭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

當待以不死今旣面縛待罪臣望與其餘命帝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令宥之定方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行軍大總管討百濟賊師敗績定方等將士引百濟王扶餘義慈太子隆小王孝演孫文思及僞將五十八人皆操右袂抑首以獻竝釋放之

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高宗永隆二年十月行儉等獻定襄所獲突厥俘囚阿史那伏念及溫傳等五十四人斬於都市初行儉討伏念待以不死侍中裴夷害其功乃奏曰伏念爲副將程務挺逼逐窮急而降帝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爲開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前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建安王攸宜為清邊道大總管則天萬歲通天二年七月攸宜平契丹凱旋詣闕獻俘

李楷固為左玉鈐衛將軍則天久視元年楷固及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眾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

冀良琛為忠萬州討擊使睿宗景雲二年良琛獻俘山賊悉平

郭知運為隴右節度使玄宗開元五年知運大破吐蕃虜獲囚獻於闕下帝悉免而撫之分配諸州為編戶語郭知運及諸將曰吐蕃孤恩負約忘義卿等受

委逆控羣兇焚溺之餘俘獲仍眾覽今獻捷深用嘉焉

王君奩為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開元十二年君奩破吐蕃來獻戎捷帝置酒于內殿享之謂曰卿能振國威恢邊破敵誠節旣著俘獲又多疇庸策勳已有策公卿及將士等並宜飲至兼有賜物各宜領取張守珪為幽州節度副大使開元二十二年守珪大破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勅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日告廟

自後諸軍每有克捷必先

告廟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三十四
蓋嘉運爲磧西節度使開元二十八年嘉運俘吐火
先可汗來獻帝特捨之授以官爵

皇甫惟明爲隴右節度使玄宗天寶五載五月己巳
惟明以所獲吐蕃突厥俘來獻太廟

哥舒翰爲右隴節度使天寶八載翰收隴右石堡城
獻功于朝帝御丹鳳樓會羣臣下制褒獎

高仙芝爲西安四鎮節度天寶十載仙芝生擒突騎
施可汗吐蕃大首領及石國王并可敦及羯帥來獻
帝御勤政樓會群臣引見

楊國忠爲劍南節度使天寶十一載國忠破吐蕃數

十萬於衆雲南獻俘於廟表曰臣國忠言頃以南蠻
閣羅鳳敢背皇恩吐蕃與其潛謀欲於瀘南結聚窺
窬越嵩草竊昆明繇是西山諸郡及八國子弟知其
狡計同請討除臣當戎行祇奉睿略破吐蕃雲南救
兵六十餘萬屠拔隰州等三所大城擒俘虜六千三
百臣以劍山迢遞不可盡來遂簡丁壯千餘并投降
首領昨三日於勤政樓奉獻已降殊恩臣又以男女
口二百人六日於躍龍門進納陛下以生成之德不
限華夷詔臣曰夫王者之義子育爲先每行干紀之
誅嘗軫在予之念吐蕃遺孽頗有負恩其君則然其

人何罪且全其生理遂彼物情其所獻口并宜釋放
通還本國以直報怨於是乎在微臣於是何幸親奉
德音聞所未聞以忻以感伏惟陛下舍弘庶品康濟
羣生大敷恩信下格昏迷自皇王以來未有如今日
者也天下幸甚豈惟諸戎特望宣付史官頒示中外
許之

安祿山爲范陽節度使天寶十四載祿山奏破奚五
千騎并破契丹勃朱蜀活等部落賊等除戮之外應
獲生口駝馬牛羊甲仗共一百三十二萬

段子璋爲越嶲太守肅宗至德二年三月太上皇在

蜀郡段子璋俘所獲吐蕃生口來獻詰責而捨之
萬敵爲南陽都知兵馬使至德二年八月破賊馬軍
二千人步軍二萬餘人與興平軍使李奐斬賊括簡
使十數人傳首至鳳翔府

郭子儀肅宗時爲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十月子儀
告捷收新鄉縣獲萬餘人馬六千餘匹進圍衛州十
一月壬申兵部尚書王思禮奏相州城下破賊二萬
人兼獲旗幟器械二年二月丁未朔子儀破逆賊執
其將軍車昂獻俘於朝徇於東西兩市而斬之七月
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送闕下子儀至代宗朝爲關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三十四
東副元帥大曆三年九月子儀率兵五萬自河東移
鎮奉天戊戌子儀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文武百僚
入賀于紫宸殿京師解嚴十月丁卯子儀至自奉天
行營八年十月子儀奏大破吐蕃十萬餘衆巳巳文
武百官入賀于紫宸殿庭

衛伯玉爲西鎮行營節度使乾元三年正月伯玉獻
俘百餘人至闕下有詔解縛而赦之

李光弼爲朔方副元帥乾元三年四月奏三月二十
九日懷州城下破逆賊安太清馬步四千餘人今月
二日又于河陽西渚東灘破逆賊史思明兵馬三千

餘人前後斬一千五百餘級生擒逆賊姪女婿僞衛
前兵馬使李秦璧及僞驃騎大將軍特進巳上七十
餘人

田神功爲平盧節度補知兵馬使上元元年六月神
功奏鄭州城下破賊四千餘衆生擒逆賊大將四人
牛馬驢及器械不可勝數二年二月神功生擒逆賊
劉展來獻

王仲鼎爲淮西申蘄黃沔等州節度使兼知鄭汴等
一十三州節度都勾當處置使上元元年九月仲鼎
奏破逆賊史思明下將思庭金二萬餘衆斬首二萬

冊府元龜 卷之四百三十四
餘級獲賊器械二千餘事元年建丑月仲鼎奏建子
月十三日曹州刺史嘗休明破逆賊大將軍薛萼史
蓋忠李進盧等馬步三萬餘衆獲器械二萬餘事
熊元皓爲兗州刺史上元元年十二月奏破兗郟史
思明下逆賊二千人
魚朝恩爲陝州觀軍容使元年建丑月奏神策軍節
度兵馬建子月六月平逆賊永寧縣鹿春岡城及破
澠池福昌長水等縣一萬餘衆生擒二千餘人斬首
三千餘級獲馬畜器械共五萬已上
來瑱爲山南節度使鄧州刺史元年建丑月瑱奏斬

汝州逆賊五千餘衆牛馬驢并器械等不可勝數
成公意爲鄆州刺史奏破勾扇党項賊斬獲偽勅使
驃騎將軍都督石金德等共三千餘衆斬首六百餘
級兼獲偽勅文牒并器械衣裝雜物等共三千餘事
牛羊雜畜甚衆又簡較鄆州兵馬使內給事林明俊
奏破党項一千餘衆斬首四百餘級并驢馳馬器械
甚衆
僕固懷恩代宗初爲方朔節度使懷恩上言幽州平
河北州縣盡平史朝義爲亂兵所戮傳首上都
馬璘爲邠寧節度使代宗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大將

尚贛摩寇牢州璘破二萬餘眾擒其俘以獻之
李勉大曆十一年為汴宋節度使未行汴州將李靈
曜阻兵北結田承嗣使姪悅將銳兵戍之詔勉與李
忠臣馬燧等攻討大破之悅僅以身免靈曜北走騎
將杜如江擒之勉以獻代宗褒賞甚厚
鮮于叔明大曆十一年為劔南西州節度使奏吐蕃
寇黎雅兩州大破之會南蠻閣羅鳳來援于望漢城
生擒吐蕃大籠官論噐然獻于闕下
王武俊為成德軍節度兵馬使德宗建中三年閏正
月武俊殺賊李惟岳傳首京師

輔良交為安南都護建中三年七月良交斬李孟秋
等絳人傳首來獻孟秋為演州司馬與絳州刺史李
被岸等舉兵叛自稱安南節度使良交攻殺之
哥舒曜為汝州節度使建中四年二月曜收復汝州
生擒李希烈偽署刺史周冕以獻斬其將楊謹欽張
文江傳首京師

李晟為神策軍使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德宗在梁州
賊朱泚為晟等所敗走涇州晟遣衛前將兼御史大
夫張少烈上收京師露布至百僚稱賀帝覽之感泣
百官皆出涕因上壽稱萬歲曰晟虔奉聖謨盪滌寇

憲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三代已來未之有也帝笑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不爲朕也百官再拜而退甲辰幽州將韓旻梁庭芳朱惟禮等於寧州彭原縣西斬逆賊朱泚傳首來獻

劉洽爲宋亳節度興元元年十一月洽與曲環并淄青將李欽瑤大破李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獲逆衆三萬五千人擒其大將翟崇揮以獻命斬於皇城西南隅戊午洽復大破賊收復汴州希烈奔蔡州擒其僞署將相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昂李達于以獻

牛名俊爲朔方部將德宗貞元元年八月名俊斬李懷光自降於馬燧河中傳懷光以獻

韓全義爲夏州節度貞元十四年全義上言破吐蕃衆於鹽州西北

韋臯爲劍南西川節度十七年九月上言大破吐蕃于雅州是月臯復上言破吐蕃于雅州

嚴礪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憲宗元和元年九月奏破劉闢賊兵二千人於神后縣生擒蠻將牛文悅十月戊子西川行營神策軍使高崇文檻送逆賊劉闢至京西臨高驛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繫首及手足

曳而入帝御安輿樓受俘馘令中使于樓下詰關反
狀關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又遣詰
之曰朕遣中使送旌節官詰何故不受關乃伏罪令
獻太廟郊社徇于市卽日戮于子城西南隅
趙昌爲嶺南節度使元和二年四月昌進瓊竿僖振
萬安五州三十二洞歸降圖是日宰臣表賀請付史
官從之

張子良爲潤州大將元和二年節度李錡反子良及
李奉仙曰少卿裴行立等生擒錡至闕下帝御輿安
門親詰其反狀錡曰臣本不反張子良教臣帝曰汝

以宗巨爲統帥子良爲惡何不斬之而後入錡不能
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太社卽與其男師回竝腰斬於
子城之西南隅

劉濟鎮幽州節度元和五年正月討鎮州王承宗濟
奏下饒陽縣并獻虜獲六月又奏收安平縣

李光顏爲中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正月奏連敗
淮西吳元濟之衆憲宗大悅賜告捷使婢奴銀錦

郝士美爲昭義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二月以進討
鎮州王承宗所獲賊首三百來獻詔梟於通化門外

二百

田弘正爲魏博節度元和十一年七月弘正奏破鎮州賊于南宮縣殺二千餘人六月又奏淄青兵馬攻博州磁石鎮當軍與賊交戰殺獲六百餘人十四年二月壬戌奏今月九日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劉悟斬逆賊李師道并男二人淄青兗鄆節十二州平甲子御宣政殿受賀己巳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之首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帝御興安門百僚于樓下列位稱賀

李愬爲唐鄧節使度元和十二年十月愬奏以九月二十六日圍蔡州吳房縣攻其城毀之斬首千餘級十月丁卯愬帥師入蔡州執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乙酉詔曰吳元濟豺狼醜類敢悖天嘗不知覆露之恩輒肆猖狂之計拒捍成命焚劫鄰封誣誤我平人殘傷我赤子縣邑黎庶號呼屢聞朕爲人父母豈得不興愧亦當告諭曾靡悛心稔慝挺災日滋月甚所以命貔貅之旅致原野之誅雷霆所當巢穴盡覆獲此兇豎正其刑書與衆棄之茲爲國典宜准法處斬其餘支黨並從別勅處分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文武百官分序街之左右六軍備衛詔以吳

元濟獻于太廟太社畢狗東西市斬于城西南隅
 桂仲武為安南都護元和十五年六月奏三月二十
 九日收尅安南賊黨楊清等處置訖八月甲戌仲武
 送逆將楊清首至長樂驛命中使就瘞之十二月癸
 未容州奏破黃洞賊萬餘眾收營柵三十六穆宗長
 慶元年正月戊午容州上言破黃家賊二千人
 李進誠為靈武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奏於太
 石山下破吐蕃三千騎殺戮二百六十七人駝馬牛
 羊衣甲稱是

王智興鎮徐州長慶二年正月智興獲李師道男明

安獻之文宗太和二年三月智興奏于杼州界破賊
 五百餘人燒却杼州三面城門九月智興奏于黃河
 北陽信縣破滄州賊收得鹽船五隻鹽三萬石智興
 奏收杼州入州城收城內兵馬三千四百人百姓一
 萬五百人僧共一百二十人州縣官六員官典九人
 印一十二面錢物六百九萬件足米粟等一萬一千
 石衣甲器械一十七萬事牛驢馬共一百九十頭匹
 草四萬五千束庚寅宰臣率百僚以破賊於閣內稱
 賀又對宰臣等於延英殿十一月丁巳智興奏羗兵
 馬使李君謀領兵五百人過河深入賊界夜破賊無

持縣殺戮一千五百五十人進先收持州倉庫印一
 十二面銅牌六面
 鳥重胤為鄆州節度文宗太和元年九月奏破滄州
 李同捷賊眾二千餘人十月壬辰又奏破賊三千餘
 人斬首五百人
 李載義為幽州節度太和元年十月奏破滄州賊六
 千人戮殺一千五百人生擒一百五十人即時召其
 奏事官對于麟德殿賜錦綵銀器二年十月壬午又
 奏於長蘆縣破賊二萬生擒四百三十人三年正月
 又奏破滄州長蘆縣殺戮五千餘人生擒七百五

十五人內二百八十五人是鎮州賊其縣已差兵固
 守二月奏于木刀溝南鎮破賊二萬人圍一軸
 康志睦為淄青節度使太和元年十一月志睦奏破
 滄州賊兵千餘人獲賊糧鹽船一十五隻
 史憲誠為魏博節度使太和二年七月憲誠上言大
 破滄州賊于平原縣北殺戮一千餘人生擒大將三
 十二人八月奏于持州平原縣北破滄州賊二萬餘
 人殺戮三千餘人九月奏於長河縣破賊柵一所十
 月奏於平原縣破滄州賊一萬三千餘人殺戮三千
 五百人又奏于平原縣北破賊二萬餘人又奏收德

州平原縣 柳公澹為易定節度使太和二年八月壬戌公澹新
 樂縣界破鎮州王廷湊賊眾二萬人殺戮三千人宰
 臣奏表陳賀九月公澹又奏於鎮州博野縣破賊四
 千五百餘人燒除却村柵一十五所十月壬午公澹
 奏於行唐縣破賊三千餘人十一月公澹奏云十月
 二十日自領兵士下賊堅固砦又於砦東與賊交戰
 大破賊眾五萬餘人殺戮三萬人
 劉從諫為昭義軍節度使太和二年八月乙卯從諫
 縣破鎮州賊二千餘人癸未奏於趙州昭

慶縣南破鎮州賊二千餘人殺戮一千餘人
 李祐鉅滄州太和三年祐自領兵馬及行營諸軍
 收德州平原縣破賊三千餘人即時召宰相入中書
 命中使以捷宣告三月又奏破滄州賊二萬人殺戮
 三千人四月庚戌又連破二萬餘人殺戮一千五百
 人丙子又奏破德州城城內將卒三千餘人走投鎮
 州又奏得李同捷書求降并與書上聞五月己卯朔
 宰臣稱賀於紫宸殿下德州故也又奏李同捷母阿
 孫妻阿崔男元達并差人押送上都
 崔弘禮為鄆州節度使太和三年五月庚辰弘禮奏

宣慰使栢耆領當道及幽州兵馬入滄州當時取得
李同捷出滄州訖丙戌滄州遞進宣慰使栢耆表二
封并露布一卷丁亥左右軍各出馬步七百五十人
起長樂驛防押李同捷首至興安樓前立仗宰相率
百僚叙立於樓前同捷自違命及就誅勞問罪之師
凡三歲焉

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太和五年九月德裕上
言收復吐蕃先陷維州城使差兵馬鎮守

呂義忠爲河東監軍武宗會昌四年二月義忠擒大
原叛將楊弁及兄弟同謀大將等五十四人獻于闕

下皆斬之

郭誼爲澤潞大將會昌四年八月辛巳朔殺逆賊劉
禎傳首京師帝御興安門獻于宗廟社稷百官樓前
稱賀

高駢爲南都護軍懿宗咸通七年九月駢上奏從復
交州盡平蠻賊積歲所侵故地是日帝受百僚賀
楊復光爲天下兵馬都監僖宗中和二年復光進收
復京國表曰頃者妖興霧市嘯聚叢祠而兵牧藩侯
備盜不謹謂大司之運嘗可容奸謂無事之秋縱其
長惡賊首黃巢因得充盈窟穴蔓延萑蒲驅我蒸黎

狗其凶逆展鋤鶴以成鋒亦殺耕牛以恣燔炮魑魅
晝行虺蜴夜噬自南海失守湖外喪師養虎災深馴
梟逆大物無不害惡靡不爲豺狼貽朝市之憂瘡痍
及腹心之痛遂至流毒百姓盜汚兩京衣冠啣塗炭
之悲郡邑起丘墟之嘆萬方共怒十道齊攻伏九廟
之威靈殄積年之凶醜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神資壯
烈天付機謀誓立功名志安家國至於屯田待敵率
士當衝收百姓十餘萬家降賊黨三萬餘衆法能持
重時或晚成久稽元野之刑未快雷霆之怒自收回
輦逼近京師夕烽高焰於國門游騎頻臨於灞岸旣

知四隅斷絕百計奔衝如窮鳥觸籠似飛蟲赴罟
門節度使李諱神傳將畧天付忠貞機謀與武藝皆
優臣節共本心相稱殺賊無非手亦入陣率以身先
可謂雄才得名飛將自統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
雖在寢殮不忘寇孽今月八日遣衙隊前鋒楊守宗
河中騎將白志遷橫野軍使滿存躡雲都將丁行存
朝邑鎮將康師貞忠武黃頭軍使龐從等三十都隨
李諱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力摧兇寇又遣河中將劉
讓王瓌冀君武孫琪忠武將喬從遇鄭滑將韓從威
荆南將軍屠棕滄州將賈滔易定將張仲慶壽州將

張行方天德將顧彥朗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孫勝
左橫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葵忠順都將胡
真絳州監軍毛宣伯聶弘裕等七十都繼進賊尚爲
堅陣來抗官軍鴈門李諱率勵驍雄整齊金革叫噪
而聲將動瓦暗鳴而氣欲吞砂寬列戈矛密張羅網
於是摩軍背擊入騎橫衝日明而劍曜飛輪風急而
旗開走電使賊如浪便可塞流使賊如山亦須折角
蹂踐則橫屍入地奔騰則積血成川楊守宗等齊驅
直入合勢夾攻從卯至申羣兒大潰自望春宮前賊
殺至昇陽殿下攻圍戈不濫揮矢無虛發其賊一時

奔遁南入商山徒延漏卮之生佇作飲頭之噐伏自
收平京闕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兇鴈門實居其
首其餘將佐同效驅馳兼臣所部二萬餘人數歲櫛
風沐雨旣茲平盪竝錄以聞

李承嗣爲河東軍較中和二年承嗣爲前鋒討黃巢
於華陰黃巢令僞客省使王汗會軍機於黃揆承嗣
擒之以獻

時溥爲徐州節度使中和三年七月溥進表行在獻

黃巢首級於行廟受百僚賀

其年五月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

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
揆等七人首級并妻子送徐州

王重榮鎮河中光啓二年僖宗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煊於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爲重榮斬首以獻帝御興元城南門閣俘受賀時太嘗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爲煊違背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慶賀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旣具有司聞於君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復使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爲之素服不舉樂三日今僞煊皇族也雖犯誅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羣臣而賀乎臣以爲煊迫脅之際不能守節効死而

乃甘心逆謀宜黜爲庶人絕其屬籍其首級仍委所
 在以庶人禮葬其大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
 賀從之

李璠爲汴州行軍司馬昭宗龍紀元年二月璠檻送賊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帝御延喜門受俘百僚稱賀以之狗市告廟社斬于獨柳趙笞死

宗權初爲茶州節度中和二年

巢賊走關東宗權遂戰不利因與合從爲盜巢賊旣誅宗權復僭稱帝號

後唐閻鏐武皇牙將也武皇初爲河東節度使昭宗乾寧二年武皇討邠州王行瑜行瑜急因與其妻子部曲五百餘人潰圍出奔至慶州爲部下所殺其家

二百口并諸行營乞降武皇命鐔獻於京師十二月
甲申朔昭宗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僚樓前稱賀

